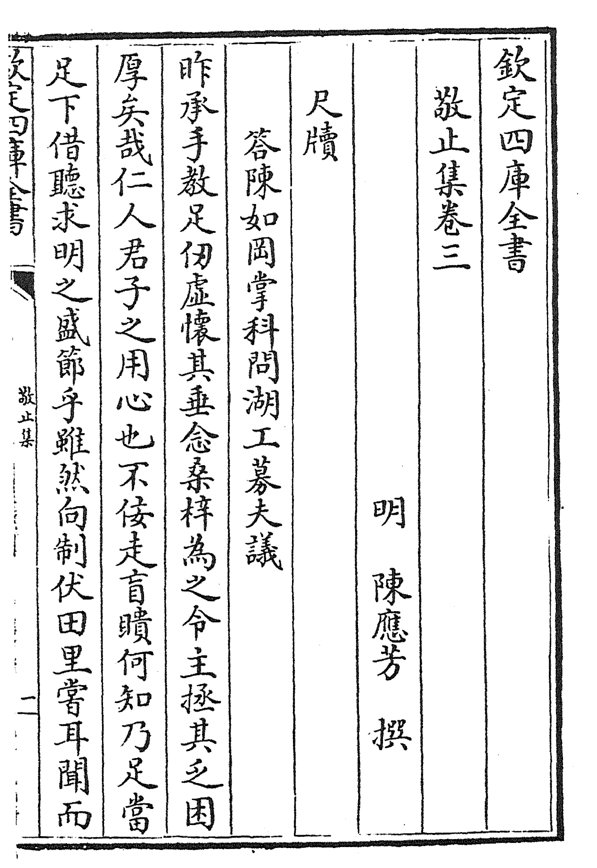
四庫全書

史部



敬止集卷三

明 陳應芳 撰

尺牘

答陳如岡掌科問湖工募夫議

昨承手教足仞虚懷其垂念桑梓為之令主拯其乏困厚矣哉仁人君子之用心也不佞走盲瞶何知乃足當足下借聽求明之盛節乎雖然向制伏田里嘗耳聞而

目擊之矣謹撮其大略以上之記室儻辱一言於撫臺淮揚生靈幸甚

計開

一人夫以募為名謂操其值以償之也令計方取土而估其值是矣第各州縣下之里甲令出夫以應一夫遠者月有一兩二錢之值近者月有九錢之值往往俱民間僱人以應役當其負擔而即工所也其顧值先給之官乎抑民自為賠乎迨至論方

給値之日其所給者受値之人乎出値之家乎受
値之人業已先受有主者之工價給之是分外也
出値之家原不往即工所渠亦知官銀無幾不足
以償其費率皆不之領以故管工官役多影射侵
尅之弊不可窮詰官雖有募夫之名而害歸於出
夫者之家利入於管工者之手言之可勝扼腕故
愚以為始事之初以官銀分二次先發於各州縣
正官令其預給於出夫者之家待後計方算土而

論其値則出夫之家得沾分毫之實惠而亦可以杜影射侵尅之奸矣

一義官分督夫役謂其責成之易也顧此輩原係吏胥奸猾之徒甚不足託數年河工親見搬下之日義官爭用賄於房科以其名上追至見官則又故為艱鉅不肯承認之狀而其卒也則有充囊槖而歸者且居然蒙上奬矣此何處得來耶嘗細詢其故其奬端不可縷數一人管夫一二百名必責去

一二十名則月且有數金之得矣而又有放役錢有寛役錢彼民間出値僱夫懼有逃移之害得省察肯為之代則忻忻願納其值於彼者亦情理之必至也若官為點閘則萬夫雲集彼來此往混雜不可究詰若官為查訪則預打點於差人通同於佐貳為之中分而彌縫其缺豈惟官不可查即同役之夫亦眩於耳目之多不識其數矣夫司道官尊止用文移而衝冒風露即府縣官亦不便於親

督其勢不得不託之此輩而此輩因為利媒則所
苦者百姓之脂膏耳數年以來視為故事故愚以
為革去此輩不用三十里之地多用府佐州縣正
官而參以佐貳之誠謹者則積弊可釐而夫且有
實用矣

一夫以五萬以其工程艱鉅而多人可以速成也然
五萬之夫日食計費千金而錢糧止議九萬六千
民滋貽累不言可知況可令其有額外之用乎且

各州縣之人逺者五六百里近者一二百里即更番迭用能無疲於道路乎况人多則其勢渙而難一而管夫者又得肆其影射之奸在工者又得便其偷安之巧即使司道親臨能人人點押之乎一一程督之乎徒耗財而長奸且不得速成也故愚以為貴精不貴多即使夫盡精壯人盡氣力以三萬之人果出一日之工當自數倍而又釐其積弊多其勸勞則若行兵然寡可敵衆謂其人人盡死

力爾不然如數年以來其中賣放偷閒不可枚舉之狀可考鏡也省一人則省一人之費寛一分則受一分之惠亦節財除弊之一端也

一計丈尺論工益人力不齊難以計日故即土為方以償其值甚良也此以畫給之籍名之家尚不足以償十分之一乃其中又多弊端者丈以千萬計而司道委之州縣州縣理其大綱未免託之佐貳省察等官此輩垂涎利賄通同作弊每百方必多

開一二十方即木料亦然賣放舟車亦然多所冒破雖至精明查例亦不能出其術中也甚至有將堤内工程以虚土填其下而面則覆以堅固之狀希掩飾於臨時幸不敗於事後迨至一二年已無濟矣此皆熟聞之父老之口故愚以為必責之府佐并正官肯為地方任事者數人親為查理面為定方不避風霜之勞使無冒破之奸往見一州佐貳與省察等官在工時杯酒交驩而省察官大肆

科魁為之聚斂彼此俱有所得歸時且為謝於省察者通邑知之而竟不得聞之上官可嘆也非臆說也

一新疏取老堤用剩之石四百餘丈以用之新堤而八潭原議砌石者又省其六此葢為公家惜費而亦以錢糧窄狹萬不得已而就省約耳可謂苦心之至矣第老堤所餘之石雖曰用剩然以之布於老堤可備不測之用湖中風波最稱險惡老堤能

必其終不壞耶萬一稍損可隨取而隨補之今盡以用之無一餘者竊謂非計也而六潭雖稍淺狹畢竟原估砌石深為有見此雖一時權宜酌省不得已而然顧他日尚有可憂則未免又動一番恐淮揚之民息肩未有日耳大都錢糧少不得不省即當事者亦無如之何矣此又私憂過計然非所敢議也迂遠之談不識時務惟高明者採擇而用之

答馮仁軒掌科湖工用石議

承手教具仞高雅丈位諫垣得明目張膽言天下事凡有裨國計民生者何問南北而乃過聽芻蕘之言惓惓下訊非汪洋千頃之度誰能有此感服豈可言喻謹具縁由大略呈之記室以備採擇儻猶未安不妨再賜商推也相左之説幸毋介意姑無論天下事非一家私事即當事者不得已而就省約其心甚苦令諒其心為之達其意乃所以相成豈得為相左乎彼見之且心感矣

如前疏固前撫臣也今疏即今撫臣也乃不一月異同如此可謂今撫臣與前撫臣相左耶原非条駁者例也幸丈詳之燈下即刻申復不盡縷縷

擬疏大略

撫臺疏内謂取老堤所餘之石四千六百餘丈用之新堤且八渾原議砌石者今又以淺深較量復省其六當事者豈得已哉錢糧不足工程甚艱萬不得已而就省約耳葢爲公家惜費而不忍百姓之困於賠累也其用

心亦良苦矣雖然論事者在窮其源而謀國者貴圖其終區區目前之計不與焉老堤所餘之石雖曰用剩然以之布於老堤之上可備不測之用前之當事者有深慮矣湖中風浪險惡西風泊岸之勢最非人力所能防守今提西一面雖用石矣能保其終不壞耶一有踈虞可隨取而隨補之況月河一開則堤以東之土又有夾攻之虞此石之布於堤者其備不測之防視前更切今盡以用之新堤無一餘者竊謂非計也始事之䟽謂槐

角樓以北至寶應南門止內有八潭處所皆係往來湖
堤決口沖為深潭惟其河身稍寬宜兩堤砌石以防衝
刷乃令則謂六潭俱係小潭水亦平淺不必槪用石砌
夫前後看者同一司道同一府縣官也使前日之議是
則令日之議非也令日之議是則前日之議非也二者
必居一於此矣竊恐令日雖以錢糧原議之狹而就省
約不數年後儻有他虞則當事者將坐視其敝而不為
之所乎抑亦再請之內帑乎前高郵湖之事可為明鑒

矣無論淮揚之民不得息肩而國力難繼豈得不爲長慮也哉故愚以爲任事者不當爲目前一時之謀而當爲百年久遠之圖此一勞永逸所當熟思而曲突徙薪非過計也伏乞察諸臣不得巳而就省之心考前後疏中互相異同之故以主事陳所議三筞下部覆議儻或可行俾任事之臣無憂於掣肘而湖防之勢務成於久遠使不致異日復有再修之患則國計民生不勝幸甚

復王雲澤翁撫臺題疏揭書

惟汜光一湖運道咽喉東南之望開月河也若饑渴之望飲食焉第江淮之困於河工也則十年所矣又不啻任重者之思得息肩也斯兩者調停之甚難賴台臺殫力經營僅八閱月而大工迄就帑金不益民力不煩視昔康濟河所省十之八而閭閻安堵視曩者高郵石堤所省於民者不啻半之信碩畫訏謨出尋常萬萬自有河工以來未有若斯者百世永賴東南咸坦途矣捧誦大疏展覽圖冊令人喜動顏色縉紳靡不嘖嘖稱善所

裨國計民生者詎特一方一時之利而已哉不佞晚生嚮以制伏田里見河工之起民苦征調蓋嘗與父老扼腕而嘆頃因協濟報罷有慨於中不覺冒昧令廼知杞人之過計不足以窺至人之經綸也惟台臺不以督過之不翅幸矣猶然拜雲翰以辱大臣體國之誠君子取善之量具見之矣寧不感服謹九頓勒言申謝昨浙中定兵變士夫報閣府書曰願我民世世不忘大父母願大父母子孫世世來庇我民也台臺世有海陵之澤不

侒敬援此為江淮頌之恩命指日下尚容專賀某不勝

忻忻仰戴之至

復海道舒錫涯

恭惟晉陟崇階聖明軫念江淮特再允寇君之借豈不

地方盛事人生奇遘哉不佞為桑梓忻忭無已圖遣一

力馳賀方在勒狀而使翰辱臨重以明貺棒之盥手啓

函肅襟登拜媿感如何可言湖工大舉不佞謬有陳説

皆出昔者制伏田里中所親見葢常與父老扼腕而歎

項因協濟報罷又竊私憂恐貽將來之累輒爾冒昧多言迺令帑金不莁民用不煩不一年而大工迄就垂萬世永賴之利神矣哉其經綸也不佞杞人過計誠見不及此聞之倍自愉快且不勝仰服謹九頓申謝少選專役上訊台禧玆草草不具伏惟崇鑒

與州守李復齋

別後上起居狀者凡四葢子弟於父母不敢以遠在外而忘愛敬之心矧荷眷存更厚則致詞以謝又義不容

已者乎然而一言不及私誠不欲上累仁明而自居於干冒之嫌也硜硜自守平生所矢儻有假借章垂詧焉每見各處士夫家人往往不識法度而在事者又以士夫故而貸之不佞竊以為恨雖甚綿力然不敢不戒戢其下恐或有出於所不知者幸明君子在上乞照於肝膽之中而略於形骸之外即以寘於理毋為曲庇則芳也拜賜宏矣真切真切室人以五月抵都病暑糾纒久稽申謝昕夕悚焉靡寧玆秋矣專遣小力馳叩於體仁

堂下并布腹心條鞭事閒已就緒品第公平大為鄉人之福第中包匾糧尚屬疑似閒榜已揭示矣以人言而復叔之不使竊以為法貴詳慎而畫一令貴神速而風行不詳則無以垂久不速則不能去奸明臺即欲重為更訂必以郡事暫輟專意了此親為編次則詳而且速自足以服人矣天地鬼神鑒臨在上即有一二人言久之自定迂謬之談倘有可採幸留意六月時雨傳聞鮮少秋成可望此皆長人者調燮之力䂓海口告成水有

所歸時和年豊十年氣運轉而一新喜孰甚焉惟數政之餘益茂體仁之化以終惠海陵赤子臨楮不任拳拳

與李吉師

昨寶應湖報工䟽至不越三月土工已完十分之九豈不神速哉且也帑金不益民力不賠而工更堅緻可久謂能伇數世永賴益又神之神矣夫高寶兩湖事一體也高郵湖公費百三十萬而民猶稱擾寶應湖公費僅二十萬而民用不煩高郵湖為之窮年而不足寶應湖

成以三月而有餘天淵懸殊乃知碩畫神謨非前人所可方擬其萬一門生昨所言信杞人之過憂爾雖然杞人至愚其惑終莫能解也使不幸而言中東南之憂且未歇乎恃知愛敢附布腹心伏惟老師默識而徐俟之不勝惶悚

與譚見吾州守

頃兩奉狀掌記者云近聞淮南大水異常海陵而北汪洋滔天民困至此仁人何以為榮乎心念之不已適陳

貢士歸附此起居惟盤錯可辨利器旌車甫臨適承署事貪漁之後災沴時行之初所為撫摩而調停之者此正可以覲大經濟也昨撫臺報災疏發自五月十三日故詞意不甚迫切廼發本後則災傷更重不知按臺勘報時再能極言其狀否門下於此加意則目前極救之急務爾如何如何南望體仁堂依依不盡

謝王見河太守

惟廣陵有福星期月矣康衢之謠傳來都下者洋洋盈

耳葢薦紳數東南良二千石則靡不為屈第一指也此豈佞諛之貌言簡牘之套語哉英聲茂實公論在人自不容掩天子方嚮意吏治修兩漢故事璽書褒勞行見首下淮南矣頃拜雲函伏承鼎貺大荷記存之厚重辱芻荛之採德意烝烝謙虛也則悚意而感歎者葢反復數四焉謹齋祓肅狀九頓以謝近洪水為沴東南半天下而淮南澤國更且益甚即令湖堤以內汪洋千里民困至此不有仁人在上何以拯救而登之平成乎桑梓

在念望雲戀慕恍乎若登經濟之堂而為祝者

與鍾順齋南掌科

承手教足仞虛懷丈磊磊大節清望獨隆彼忌者即臧氏子亦奚以為何足介意不佞弟素辱知愛偶有所聞不忍不以告爾俟後儻更有聞另以奉報必無隱焉毀譽不足憑自古為然近世更甚第處之有道即文清文成諸君子言之詳矣丈高明何憂乎心跡之間哉役旋草此奉復并謝洪水為災東南且半天下而淮南更益

甚大何以拯救為策乎一言重於九鼎恐不得默默而已也

與譚見吾州守

九月小僕南回具書以候不數日而家伯以調官至兩承鼎翰再辱珍貺且口傳種種厚雅不一而足老父母之念子弟者至矣子弟顧何以報乎刺心為銘真切真切伏讀兩移文懇懇然憂時之慮愛民之誠而措注經綸鑿鑿實政海邦何幸得藉福星豈非曠世一遇哉獨念

淫潦異於往時災傷甲於諸邑當路者獨奈何一視之至見真言切如仁臺所申呈狀乃不得一達於九重言之扼腕即令徵輸起矣漕艘將抵河下勞心焦思仁人夙夜不寧葢可知巳不佞秋糧數十特戒小僕買米先期盡數完納以為郡中倡不容升合掛欠方日夕念仁人恨不能少効涓埃至分數當輸者忍後時以自外耶天子愛民甚矣賑濟之使分道四出一時特恩而江北所派帑金與山東僅僅三萬則分至吳陵亦復幾何恐

不足以塞嗷嗷待哺之望司農使者行部時門下須力請之本道必得使者親至北河以下一擊其狀其有不涕泣而聞於上者否也第恐行部時將在明春則水落田出當不復如今時消索景象爾此民隱所以艱於上聞而有司所以局於展布葢往往大都然也雖然亦盡此心而已門下初政翕然口碑自無患當路見知之難乃賛德頌功為桑梓幸有令主此自子弟之分且切緇衣之誠即在散地敢自愛焉敬聞命矣舍弟奉例入南

雍虔此上謝并致起居時維沍寒幸為道愛護以需德化之成不勝至禱不勝大願

與譚見吾州守

前奉起居惓惓以催徵一節為仁人慮不數日而撫臺改折之疏至矣戶部尚未覆不佞雖綿力然幸有此疏不敢不極言其狀於當事者俟覆後另報儻得改折停徵本色則寬一分地方一分之惠也先此上聞以志喜焉撫臺疏激切皆賴老父母原申能悉閭閻疾苦故得

以轉聞於上此其錫福生靈所存活者寧獨一人一家而已哉許君拜新安博士携家眷赴任許君慷慨能熟民情利弊都中劇談鑿鑿有見儻辱延訪或亦治道之一助云附此不盡

與譚見吾州守

頃許博士君過里中適見漕撫公有改折漕糧䟽題語激切不覺喜動顔色即以具報尋得全抄讀之則止興鹽二縣而司農氏所覆則據按臺勘報之章亦不以海

陵為重災也葢初報分數太薄故因仍至此爾嗟乎敝州糧六萬有奇坐下河者十分之九被災與與盬等而蠲折不得與與盬比也豈不寃哉有孤仁人愛民之意當路者其謂之何雖然亦將何所控告哉謹以所聞附覽近漕艘已發徵糧分數何若門下誠心已見諒於小民矣稍有身家者當急輸公之義第逃移之戶何以取足原數此時想已就緒不多贅舍弟以逺授歸肅此代致鄙私并候福履逺授小衘本不敢上謁然子弟具冠

服不敢不拜大父母也儻辱假之體貌為光厚矣臨楮
馳戀有懷不盡

副啓

屢奉起居惓惓災傷一節不料勘報之疏部中只以興
鹽二縣應之不佞即百喙畢竟當事者以原疏為主豈
肯輕信鄉人之口也柰何柰何催徵事聞大賁仁臺心
力近日不審能就緒否不佞以陳守業為戶昨戒家僮
起運盡數完納前書中已悉儻别有拖欠借名不佞者

幸痛懲之當此焦勞不佞念之甚切敢不仰體仁人時勢之難而令拖欠者得藉口乎真切真切

與胥顚川兵憲

日者有問遺之辱具啓陳謝入春以來祉履亨嘉譽聞休暢一路福星允聖明所不旰食而東顧者賴威重為之屛翰也災沴之餘梓里人至都下者道老公祖憂形於色雖蠲恤之請大司農未允而真誠懇切之恩閭閻益已諒之民心至神此足覩已漕事已竣官民之力俱

病矣近朝廷有蠲舊逋之旨涸轍雖不無涓滴之惠第恐司計者將指此而督新徵則閭閻又祇為枯魚之肆而已愚意漕事方竣而鳳陽倉口必不可不暫寛以俟秋後葢倉口雖難久而勢尚差緩即每年所逋可考鏡也以此調停其間則盡蠲舊逋暫寛新徵庶幾民有實惠如有司以蠲舊急新而曰上已寛矣是朝三暮四之術非用一緩二之舉也昨漕事急如星火民方剜肉醫瘡區區孑遺能再堪箠楚乎諒仁人在上此必有目擊

而為之處者而鄙生私憂過計輒効其款款之愚伏惟
矜詧而貸其狂幸甚家伯赴官南楚便還里中附狀起
居干冒威尊無任惶悚瞻戴之至

與王麟泉操江

惟山斗崇名寰宇之思見丰采也若饑渴之望飲食焉
何意江南北乃獲先在照臨之中旌旄南指留都自士
大夫而下即田夫野叟婦人小子靡不戴令公而望休
澤矣萑苻之竊潢池之警豈待有所詰責規畫而後帖

然哉潛消默奪威名所鎮壓者遠也雖然人臣任事不貴為一時之圖而當為百年之慮江南事鄙生不能知江以北所習聞且見也徐淮之間日苦水患野悉蒿萊無檐石之儲而鳳泗曠地一望數十百里民窮刻骨廬舍為墟以彼其勢可能百年無事抑豈惟百年杞人過計若有朝不謀夕者天幸主上以名公照臨此土所為開益鎮撫倡率守令必有安定還集為久遠之至計其不傳舍視其官而以越俎誚之蓋可知已至若江防捕

盜具有成規矛纛申飭之餘竊謂一將吏足辦耳明諭謂建威消萌儻亦在彼而不在此乎迂疎無狀聊以答虛懷集思廣益之盛節云并謝雲翰記存之厚伏惟矜詧而貸其愚臨楮九頓不勝瞻望悚息之至

與譚見吾太守

前周貢士李武舉回俱附書以報頃戶曹覆災傷疏公移想已到州漕糧折五錢可謂寛矣而又停徵其半又寛之寛者也從來災傷未有浩蕩之恩如此者奉行德

意又有仁人在事豈非海陵百萬生靈之幸哉乞將原文明白開款揭示通途使百姓曉然知朝廷蠲恤之典與老父母為地方懇請之意不然閭閻小民不知蠲折款目里遞因而多取是澤不下究而文移徒為虛具也萬惟留意滎滿宸章想候新按臺會疏以題保留久任地方仰賴甚切前已對薛道致此意不謂其以憂去今張君新任又一番更新矣偶便附此

與王鹽法文軒

昨抵儀真見邸報讀老公祖淮河議濬失策一疏嘆服屢日隨手録一通置之座右葢高寳邵伯諸湖為運道咽喉其内則淮揚兩州四縣之民實待命焉自隆慶三年以來歲苦堤決減水諸閘滔滔東注數百萬生靈存不耕之田納不耕之税葢已十室九空散之四方轉於溝壑幾靡有孑遺矣方日夜引領而望曰庶幾拯我陷溺者匪異人任即塞決堤閘海口猶懼不給而尚可引淮入湖以數州縣為壑乎况黄河强淮水弱淮引而南

則黄必隨其後高郵諸湖不能容則勢必決堤而東東則入之江爭入之海爭入江則堤已決而水不復南入海則口方塞而卒不可開其勢必至汪洋瀰漫并老堤且盡決而平矣堤決而平將千里為壑即欲復求如今之決而塞塞而復決且不可得已此其關係豈小小者而可漫為嘗試哉大疏謂從此淮不會黄大入内地不惟六州縣之生靈將為魚鼈四百萬之漕粟將為梗阻而通泰淮安諸鹽場皆將為池為沼矣一何慷慨激切

而得地方之肯綮也孔子謂夫人不言言必有中非耶至謂湖黄淤墊與堤並高淤者日淺築者日增淺則水溢增則土危此則數十年諸湖切害其機正在於此葢隆慶三年洪水大發高堰決而淮黄之水入灌高寶以致黄土成淤湖底益高迄今為害二十年職此之故夫高堰方患其決而可開周家橋以引之使入乎則隆慶三年之害將復見於今而前人護高家堰以防淮水之入者豈虛設耶利害昭然不啻黑白此數州縣之萬姓

及三十塲之竈丁日夜所恐懼咨嗟而不能一日寧者也老公祖一蹟其大造地方何如者家傳户誦不啻著龜不佞嘗謂天下事原有一定之理任事者當擴咸虚之量今日之水在祖陵則有嚙及之虞矣在泗州則有剝膚之憂矣豈不誠急然自有道焉故禹以四海爲壑可也白圭以鄰國爲壑不可也夫老公祖豈輕視祖陵薄待泗州而獨厚此六州縣者哉夫亦以天下事非一家私事任事者不貴爲目前之圖而當思爲千百年之

計耳故曰遠尋上流開支河以殺淮黃之勢多濬下流
闢諸口以擴入海之途信斯言也治水之策無逾於此
矣奈何不此之圖而彼之計也不佞昨在南都曾對士
夫有芻蕘之議敢因入海之說一畢其愚為老公祖陳
之國家為河道設官非不星布棋列然皆沿河為歲時
修堤塞決事耳至於入海之途止尋討於水漲堤決之
日而不講求於水平提固之時以故卒然水發往往無
策愚以為當專設一官以府佐銜綰銅章專住湖堤以

內下流入海之地令其巡視入海諸口凡可開之使通者凡可濬之使深者一一講求而又重其事權一其職業令其專領海口事其沿河修堤不使兼攝民間詞訟不令干涉庶乎責成既專講求且預入海之途可廣而疏濬之法亦時舉而無失矣或謂沿河諸臣奉有專勑勑中豈不亦載有濬下流之説另設一官不已擾乎愚謂濬下流雖治河中一事然兼攝而治之則其功不專特設以治之則其責難諉況兼治者不過一時之事而

特設者則可為時時之防使其日廵海口一如歲修長
堤者然庶乎平時有備不至臨時議濬而四十八閘之
減水自有所歸而不至以六州縣為壑矣迂踈之見蓋
雖為六州縣切近之害而言然下流既濬海口常通則
水由地中行而堤亦可保不至常決而徒為亡羊補牢
之策竊謂便計不知有當採擇否也至如和衷之說晏
子有成言矣豈如丁衡岳欲和衷以安大臣者為哉使
人皆晏子則議論異同所以相成而非以相病安得矛

盾將河不足平而泗州與高寳諸湖之水兩利而俱有所歸矣又豈獨可治河天下事無不可為特人持胸臆不相下耳國家大務往往難任者其病正坐此言之可為於邑欽天監官罷遣老公祖言業已大行此有關於國體不細周家橋必當罷閉此有關於運道生靈者不細不佞縷縷豈私桑梓而諛台下者事有定理誠不敢畏避而為兩可之說也伏惟裁答

與凌海樓

昨登堂未面徒深瞻戀鳯陽来停徵一節太守公申文似未明悉葢事緒多端不可不詳而民情未白不得不切况干題請誠難草草台下静攝雖甚闗心然未可以此相累恐勞神思也不佞謹為鋪叙其顛末而代太守公言如别抄中所具特以呈覽未知可當於肯綮否幸裁教而顛削之何如不盡欲言文去時竊謂鄉先生宜連名具一公書上本府公祖不知事體宜然否并乞示教為望

河干奉送意台駕之行尚當俟覆疏不敢言別也幾番擬差人起居湖上聞代未有定期故需之耳馳戀間忽捧手敎不翅拱璧讀條議悃悃經國遠猷言兵則機宜洞若觀火言河則利害析於秋毫學術政事具有實用益為朝廷有人慶豈獨淮揚百萬生靈之私幸而已不勝歎服竊謂任事者不徒果敢之銳為難而在鑿鑿必可行之為貴不然禹思天下有溺者由已溺之其志非

與張海道

不銳也假令不於行所無事處求之則為鑿為擾雖有視天下猶己溺之心何益於成敗之算哉如何如何草率布復并以謝教

與游州守

前承虛懷示教勉體台下憂民至意謹以鳳陽糧稿草創呈覽以老父母鴻筆視之不班門矣斧耶乃芻蕘之見或亦採擇者所不棄也葢事體宜詳不得不備載而民情迫切又不可不明言伏惟尊裁昨知加派原由已

不可得俟文書呈府轉申時備之可也又昨見敎十八年倉口事葉政等有一糧數專開竈閒所欠據其數至八千令人可駭當令官民俱困之時而竈户以逺在場拖欠至此若貸而不問而專責之民閒以究目前所急是奸竈得計而良民為之代納矣里巷之口如此謹以上聞以台下均平之政乞留意一查之見令奉詳批令管糧衙會同分司追徵此其時不可失也如何如何恃愛縷縷尚容面布

與凌海樓

序事之文詳略有體士民原情備載於前此詳乎其不得不詳者也看詳酌擬總括於後此略乎其不得不略者也如一概以為煩冗則士民之情何以上聞翁謂言之詳然後意盡其知之矣至謂荒廢沉沒之田開之不多則減之亦少此事理之必然無疑者不必拘定黄册誠然誠然惟翁所裁定耳昨閲南河三橋二圖真可謂百年長策酌道里之遠近計經費之多寡鑿鑿皆經濟

實用當事者會有日計必出此也不勝仰服先此謝容

再登堂劇譚不盡

與張念碧海道

前節鉞之西也不佞不敢言别且曰有傳大司馬故事將復見衮衣慰東人之望矣今果如所言豈不佞之妄測偶中哉盎清望偉功當宁為東南再借寇一年而深仁厚澤江淮赤子願得長有福星照臨耳閩報之日閭里驩聲載道即父老子弟靡不舉手加額以頌而况不

使之辱屏幪徼福如天者哉日望履任伏謁稱賀而後
戒行不啻農夫之望歲也河上久勞工程計已次第下
河宿水佈種無地而高者被連日風雨助而虐之百姓
皇皇無所控告將來租稅何所自出蠲停之議當路不
識肯題請否老公祖其有以左右之地方幸甚不倭請
告後疏被都下相知者所留小价不得上而歸於五月
二十三日至矣雖都下諸公美意然進退維谷奈何不
得已戒行其於原限已違然必待迎旌節而後卜期也

不知榮任之期的於何日謹專人代致下忱伏惟明示

西望台星有懷瞻戀不宣

與李順菴州守

昨特遣謝門下想已達記室矣曹貢士歸再此致候碑文勉從鄉人之請第不文無能爲重迺仁明始事之辦擔當之勇不敢不志其實也刻桑梓水利民生休戚所關特詳言其曲折欲使後人知所考無難興爾已屬曹君致之學中幸垂鑒焉

與李順庵州守

曹貢士歸函碑文於學中不識鄙俚之詞能當於事體否愧揄揚之未能笑筆力之巳拙然於門下擔當直前之意則自信發揮不遺餘力也如何如何入覲在即行期想在冬至之初晤教有日謹儆居以俟大駕矣

與歐宜諸大尹

頃歸里中讀大疏為一方請命其詞痛切真有一言一淚者不佞嘗謂民隱壅於上聞則以撫按所轄者遠往

往彙題焉能悉其苦楚之狀而有司以例不得言又往往退縮付之無可奈何則廟堂何由知而民生安得不困也今門下之露章也其詞曰撫按為一方請命而有司為一縣請命位有大小忠無兩心見之有不心動而扼腕者非夫也敬服敬服謹專人起居葢不專為抒積悃實為貽陽萬姓賀有仁君耳學使者將按部計車從當至海陵而不佞方上疏請告抱病杜門不得伏謁先此代致區區伏惟崇鑒不備

與游振巖州守

惟不腆海邦儌有天幸借仁人君子撫而臨之今且十月矣膠庠沾時雨之化閭里耀福星之輝凡此士民益家蒙恩而户戴德焉頃審編告成上下適均貧富各安其業帖然無有譁者側聞康衢之謠謂兹舉也當事者為之屢年而不足明府公取諸數月而有餘且是奸弊藪也向屢澄之而不得清令一洗之而徹其底如化工賦物并其情不得遁焉吏鮮伏奸民有寧宇一何神也

葢真誠任事如老父母昔人謂不忍欺者是已仰服何如直指使按部在即採風辯材當有殊薦以酬循良之績矣顧不使吏有所獻者循良之政須爲地方講求大利害而徐爲興除不激不擾乃爲異等敝州包區糧久爲民害前聞已三千餘石近又不止三千矣益十年大造民間推收奸人上下其手從中零星埋沒不可究詰年復一年積而至此當事者不得已令厫頭均攤里遞代納故名爲包區此遵何法哉曩傳后川老先生備兵

時曾一查之不數日而得五六百石再需歲時可盡得其要領奈何輒報還去而五六百石者旋復如故影射矣可為扼腕然其清查之法可尋也專責各里總書先懸賞罰開自首之門嚴鈎稽之法亦自不難顧力任何如耳然民間又苦竈户竈户糧輕而差寡鄉黎父母丈田後斷自嘉靖二十七年以前為祖竈田二十八年以後為新竈田祖田仍舊新田編差其法甚善乃後大造新者詭而為舊不可辨識以故竈間買去民田不啻十

分之三四一概以竈田影射差徭而民愈病矣及至催徵竈户不赴比較保家多為包攬起運錢糧每年完不及十分之一存留錢糧則全逋矣往往取盈於民間是民又代竈完分數而民愈益病矣間遇例蠲免獨竈户蒙恩而民不沾惠屢年冊籍可考而知也一或督責嚴切輒駕詞赴愬鹽法而鹽直指不能不右竈而左其民有司付之無可奈何竟成積習牢不可破此兩事者㢤州之大利大害也非大破拘攣之議負彊明敢任之才

而又本之忠誠懇惻之心流通貫徹宜未易語此雖然豈伊異人任昔人謂執事事也執事責也門下得無意乎不佞不敢必以此望老父母第不可不存此議論以備採擇之萬一耳如何如何何時當入覲士民正無計攀留會有報以灾傷暨海上故不使與於玉帛之列此當路為地方至計乃士民得旦夕不離於乳保也則何幸厚焉不佞雅辱洪庇曩在里中過蒙優禮無日不切感戀久闕起居兹聞留覲之報專遣上狀布此悃悃且以

志喜北望鄉雲恍若登體仁堂下而爲頌者

敬止集卷三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敬止集卷四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周元良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官中書臣張曾斁

謄録監生臣徐元宸

敬止集卷四

明 陳應芳 撰

書

士夫公上院道書

節鉞鎮撫江淮某等均戴二天之庇山斗在望瞻謁無由感頌之私日焚香告天願江淮長有福星使家蒙恩而戶戴德世世不朽如周人之得召公則蚤夜所禱祠

而求者也頃河工大議聖明穆然重本原之思然而運道民生尚亦有兼利焉萬代瞻仰在此一舉近者淮南永折之請守郡者鰓鰓為地方至計顧高泰二州寶興兩邑事同一體乃高寶興化得蒙浩蕩之恩顧爾泰州獨抱向隅之泣閭閻萬姓奔走呼號至羣走某等之門而責其不一聞於當路詞甚迫切某等謝不敏義不獲辭謹以公啓上記室其顛末具在里旅呈詞中伏惟留神省覽特賜採納使日月無遺照雨露不偏施百萬生

靈免於不均之嘆諒仁人君子所不忍拒輒敢披瀝以
聞干冒威嚴某等謹北嚮九頓首而緘之不勝激切悚
息跂望之至

復褚愛翁撫臺

違拜雲函之辱方擬專使報謝不謂捧檄時程期則已
將違矣趨上豐芑未遑一介之遣此衷日夕耿耿何意
汪洋雅量無纖芥督過而歲籥方更復承垂念華緘再
臨懇懇地方民瘼下詢借聽求明之盛意即古大臣風

度尋常豈得望馬感服感服惟福星照臨淮海窮簷蔀屋凡幽潛闇留得耀於光明蓋吏勤其職閭閻奠於衽席非一日矣連睹大疏翩翩然漸達之想士民皇皇恐失所天主上不遐遺東南豈忍奪其所怙恃而況台鼎需調眷倚尤切肯令得遂賢達之高致哉幸為蒼生自愛淮南大水滔滔東注高泰興寶田若釜底仰而受其瀰漫之害故此四州縣者未可以二視也所從來矣昨所司陳情永折獨言高寶與化不及泰州豈以泰州州

治尚在高阜而田亦有上下河之分耶不知州治之高一隅耳錢糧五萬五千有奇在上河者僅僅三千餘石其五萬二千盡坐湖隄以内與高寶興化一也今以州治一隅之高阜而掩四境濵湖之低下以三千零星之上地而掩五萬重大之正賦此百姓所為日夜拊心而不得其平者也昨士民赴愬承老公祖洞鑒云疏已上不可再疏俟更為圖斯言傳布不啻朽骨而肉之即今獻歲發春矣久晴水涸將來必有久陰水漲之患不知

後當何狀儻為地方建議乞老公祖詳察俾泰州仍前得列於高寶興化同類而共議之地方幸甚諒仁人在事小民自無向隅而泣者乃承清問下及輒敢布其區區伏惟台慈鑒其懇悃而矜其所不逮臨楮不勝瞻仰感祈之至

與劉彬菴州守

歲臘承翰恵遠貽潦草裁謝春日載陽福履綏之惟我樂只君子有焉可不問而知也念間雲緘再臨讀諸公

移具見留心民瘼竈苦逋負民代賠賍不佞有慨於中久矣昨敬止集中曾備悉其狀今賴處分明妥得請於當路報可黎民尚亦蒙休哉可為一快第文中猶有運司再議一節恐為偏見者所梗須力持之使久而行可也永折事部議已允三州縣矣而敝州不與終為覆盆之冤往撫臺曾命候直指公到日士民訴之幸仁者力為周旋不佞即綿力亦不敢自愛以負桑梓盡命葉政口傳矣春來善病率爾不次

與郭一陽太守

惟明臺天下鉅品也不腆維揚獲借而儼然辱臨之使戴有福曜其何幸厚焉期月以來德政覃被其霑濡而潤澤之也若嘉禾之得膏雨其起敝而登於理也若痼疾之遇神醫維士與民並受其賜輿人之頌蓋十州邑如一口矣明臺何脩而得此聲於士民間哉竊覿真純愷悌可貫金石蚤夜孳孳無一念不在閭閻也者誠能動物慈可使衆有體有用固宜然爾此豈驩虞之小術

薄書之俗吏可同日而道也不佞宇下一人也曩自閩還渴擬摳趨慰仰止之思而往來邦水玉體方靜攝謝客無能望見顏色獨從閭巷得條議讀之高寶比例與化請從永折詞意懇惻一言一淚即夏禹由溺之思伊尹若推之恥蔑以過矣而敝州小民若猶有不勝其雲霓之望者不佞曉以大義謂明臺豈有意軒輕毋亦被水曲折偶未得親於目擊而額賦捐減尤難並請於一時次第而需之仁如明臺必當不竟遺爾爾項細民又

渡江來言明臺令以河道復有條議詢其故則小民一一口誦其詞曰伍越潭等處衝決九口一時堵塞不及滔天之水建瓴東注由卲伯鎮高郵寶應至興化鹽城一帶方圓數百里俱成湖海廬舍桑田漂沒殆盡本府親詣踏勘平地水深丈許男婦老幼巢居木處哭聲動天聞之不覺痛心淚下嗟嗟此小民之天數而亦付之無可奈何也條議若此泰州不與焉不佞因復曉之曰若輩不觀議中由卲伯之文乎夫曰由卲伯則踏勘未

嘗至泰州矣踏勘未至則泰州之水安從見之所謂方圓數百里泰州當十之三高寶興鹽共十之七以明臺仁心愛民於彼且云痛心且云淚下豈其獨厚十之七而薄視十之三者特見不見之分數耳使並見之則痛心淚下泰州豈宜在高寶興鹽之後耶夫何成心之與有細民聞斯言也至感動泣下乃又言曰昨者之議永折也孰於耳聞今日之議河道也出於目覩以兹本原之地耳目聞見泰州一不得與上而兩臺又上而廟堂

將惟本原之地之言是徵是信泰州不終覆盆矣乎夫前此未永折也猶與高寶興鹽無别也今永折而不及也則迥然區以别矣前此治湖有公移也猶與高寶興鹽並列也今公移而不及也則災不列於湖内矣是日月之容光不照而雨露之膏澤不被也日月雨露誠然無心彼不照不被者一何不幸也與哉爲今日計必得吾使君遍下河之境盡數日之勞或由高寳登舟從興化至泰州登岸或由泰州登舟從興化至高寶登岸一

一咨諏覽其連界被水之因考其田賦多寡之數庶日月之明徹於蔀屋雨露之潤均於枯槁子其謂何不佞謭不敏信如細民之言儻亦有芻蕘可採者乎不得已備述以轉聞於臺下而佐以小刻夫老公祖之愛民甚矣愛則仁仁則必善求隱瘼愛則虚虚則必能受盡言輒敢披瀝至此竊謂刻印銷印總歸無我開誠布公古人懿節今日之事請明臺如細民言親舉玉趾盡境内遍寓目焉儻肯破拘攣之成議毅然為請於上以明前

者得其概今日得其詳概則未能不偏詳則始無不被無妨先後異同必使彼此畫一此大公無我之度古豪傑之盛舉也即不然容細民具詞於兩臺然後因而往勘以復於上為言其狀蕞爾泰州猶僵人也令則生之又白骨也令則肉之庶幾哉不朽之澤世世頌義惟均矣干冒威尊皇懼無已伏惟矜詧而貸其愚戇幸甚

簡蔣元軒代巡

惟大江以北長淮以南臺下甘棠遺愛存焉今承簡命

復持繡斧而臨察之聖明重本原之地特畀以舊嘗經理之臣而東人懷衮衣之思於今得再見威儀之盛益觀風問俗今昔雖殊而駕輕車就熟路有不煩諮諏詢度而具得其肯綮者吏鮮伏奸民無隱瘼豈不千載一時哉頃聞維揚之境已奉有車轍馬跡矣不使棲遲舊京無能隨諸父老率子弟伏謁驄駟徒東望瞻戀有懷靡及而已謹專人代布積悰其齋沐而請者則有一焉漕隄內外年苦鴻水高泰二州寶興鹽三縣利害無兩

此臺下所夙知也四方耳食往往言水但知高寶興化不知泰州幸而地方報灾請蠲則前此未聞有為區别者即四方不知庸何傷頃所司議永折則迥然區别甚矣百姓皇皇謂自今以往泰州不得與高寶興化同論水也而反擠而列於江都通州等郡邑之間覆盆含冤何日白之夫水患曲折不見知於四方豈亦不見察於守土者耶守土者懇懇為地方誠亦無心顧未見其形勢曲折耳不佞概然有感繪圖著論明五州縣一體之

義反覆其詞説分别其門類代父老言詳具剳劂中伏惟留神省覽焉昨撫臺老公祖諭士民候臺下按部時更為詳議葢永折之疏撫臺先已具題今必待臺下補其缺畧不致前後異同此事理之必然而亦撫臺不得已加惠地方之至意也惟臺下之留意幸察他如改兑之不均也泰州代賠於興化水利之不治也興起有待於專官此皆大害大利萬姓所日夜喁喁而望者儻蒙採擇不啻生死而肉骨也世世不朽干冒威尊臨楮悚

息

與曲帶溪海道

曩者過里門辱臺下眷禮優厚重九登高嘉樹傳觴意烝烝如也迄今改歲心醉無已時十月入南畿欲脩咫尺之書為謝而河上方嚴知旌旄日駐清江黃浦之間遠莫脩訊然而此心未嘗不汎汎然與河流共長耳臺下久勞國事心煩於慮而身任其瘁此大禹由溺之思所以三過其門而不入也頃聞平成就緒朝廷將有異

等以旌殊庸峻陟可跂而俟矣明德不亦遠乎直指巡行閶臺下近始歸臨海陵謹致一介之使上候起居鄉者永折之議百姓皇皇尚無底止此不特不均之嘆而已葢聚族而言曰前乎此也高泰寶興同有被水之實幸無區別之名今則黜之使不與高寶興化並列而乃躋之使上與通州江都同科不幸而有被水之實矣又不幸而蒙不水之名矣寃哉乎其區以別也若不及今自明年復一年終覆盆不白矣是以如是其急也即如

改兌一節當時在上者不明示以攤派之故在下者竟莫知其攤派之由一生厲階迄今為梗至容容無所告愬前已誤矣可再誤耶信斯言也迫切之情無惑乎其皇皇也不佞甚哀憐之為繪圖著論以明一體之義詳在剖劂中專用馳獻伏祈留意幸察廓大公無我之度弘虛懷翕受之誠以塞百萬生靈仰望功德無量世世不朽今直指公按部千載一時昨撫臺諭士民有候直指公會議之說矣泰州固台下之畿甸也能無厚望乎

水利專官一論不識有當事理否統惟採納幸甚不使當入賀晉謁非遥臨楮徙倚之至

再與劉彬菴州守

前葉政回具書以上尋聞民竈分徵之議格而不行昨見原批有運司再議之文僕固已知其不可得如意矣甚哉和衷共濟之難也天下事往往如此亦無足異然不知後當作何處分懸念無已聞直指公按部士民愬永折事諒門下必已控之直指公此千載一時也然士

民非苦苦必求永折乃其情則甚不得已焉葢前此高寶興化未奉永折則泰州雖與同其害而未有顯然區別之者今則形之章奏以泰州不列於高寶興化之間而躋之通州江都之列不知水之至也能免泰州使不為害如通州江都否耶有水之實與高寶興化同其害而不水之名與通州江都同其利甚矣其不察也失今不憇又如往年改兊故事矣百姓安得晏然而已乎勢窮數極改兊之事方且追怨不已前日已誤今日豈容

再誤何怪乎百姓之日皇皇耶僕聞父老巷議不勝哀
憐故為著書其詳具在刻中謹以奉覽葢今日事不在
辨折與不折而在辨水與不水必請本府太守公親詣
踏勘遍泰州興化高郵寶應之境無一處不到而後知
五州縣同界一體水不水之故可得而議矣即今久晴
水落而沉田獨多且疆理辨識正在此時此第一義也
不然雖百喙無益爾僕已致書詳言矣惟門下力賛之
地方幸甚入賀在即晤對非遙餘不瑣瑣多贅

再與郭一陽太守

永折之舉老公祖業巳建議撫臺業巳具題士民豈不知而必欲臺下再請豈不強之以所難哉昨年泰州亦從改折矣豈又不知臺下之恩而必欲為此無厭之求哉葢改折之恩在江都通州是偶灾也永折之議在高寶興化是常灾也此水不水之别也泰州之水常灾本與高寶興化同其實今日之論偶灾則與通州江都同其名此名實不得辨百姓所為皇皇而不巳也今春泰

州水落高寶興化亦未嘗不落也高寶興化伏秋水發泰州亦未嘗不發也其地勢疆界一而無二者也其與通州江都自是不同此非親勘不可得其曲折親勘有一處不到亦不可得其顛末此百姓所以披瀝而敢請之臺下也夫上之與下血脉貴相通也通則下喻上之意上察下之情無壅閼而有貫徹一體之義也不相通則上厭下之聒下怨上之偏有隔絶而無洞達交疑之道也明臺條議偶未及於泰州百姓未嘗不信其無成

心矣百姓皇皇而請自其不得已之情明臺虛懷雅度亦豈有不諒其民者哉即先後異同適足以見臺下天地父母不偏不倚之公耳若曰業有成議不信泰州之同於高寶興化也則百姓之情無以自達於上矣僕固諒臺下之必不爾爾也冒昧至此死罪死罪至水利專官一節似今日對症之藥臺下若能採納而行之則五州縣並受其福豈惟永折不煩再請即興化改兌且可復還舊額平成之利世世將永賴焉其詳具在刻中伏

惟留意省覽入賀在即諸俟面布不宣

上楊后翁總河

惟國家大政凡幾而其最艱鉅者無如治河葢天人之際難言哉他政專屬之人惟治河則天人參焉其初也天也而以人挽之其後也人也卒以人勝天矣然其挽之也與其勝之也又非可役其私知臆見以與天角也因天之道順地之宜利之而已矣故曰禹之治水也行其所無事也人之言曰禹之治水也易今之治水也難

禹之治水也疏之瀹之決之排之任其入海而止故曰易也今之治水也上陵園中漕運下民生缺一不可必兼利而後為治故曰難也不佞竊不謂然禹之治水在禹貢一篇矣不曰水而曰貢治水所以任貢也后稷教民稼穡與禹並時而興國計民生治水焉依兼利而治所從來矣奈何曰徒任其入海而止耶故知禹之所以兼利則知今之所以兼利矣知禹之所以為易則知今之所以為難矣其挽天運而以人勝之也未可以古今

難易兩言之也禹之治河也主於分禹之治淮也達於河則淮之從河入海也自禹時已然朱考亭謂孟子排淮泗而注之江為記者之誤一時牽於文勢而不暇考其實今人强為之解終是可笑吳臨川謂禹時江淮未通揚州入貢由江入海然後達於淮故曰沿於江海達於淮泗由斯以言則淮之合於河也與其不能注之江也地勢自天而建誰可違之禹行所無事正謂此類故以今淮南之地勢考之而益信禹之治水也水之道也

吳夫差始開邗溝隋人廣之不過通水於淮設立閘壩以濟舟楫若今之漕運是已未有可因而導淮强使入於江者日河淮不靖震驚陵寢主上赫然下詔遣侍臣勘議爰簡命名德鉅公使董振治之台臺胸有全河首事之初議分黄殺其勢以利淮之出也譬之挈裘而提其領操舟而握其柁雖神禹復生無以易此而一時羣口藉藉援孟子排淮注江之説必欲徹毁高堰縱淮東下由是入江入海之議紛然矣信如其説則禹之治淮

非歟台臺屹不為動持論如金石此非秉神禹之智而運補天之力者誰能洞悉至是乎不佞每從邸報中讀大疏未甞不舉手加額為國議有人賀頃以淮南水利久苦昏墊而臨隄郡縣道里曲折往往有不見知於當路者不佞輒為感懐繪圖著論曲暢其說此雖與治河之議無涉然而河不治水利不興水利不興貢賦不均此教稼穡平水土任職貢治溝洫古人所以相待而成也葢台臺疏詞有曰淮南連歲灾傷非盡天為之由河

不治耳深有味乎其言之矣輒敢以小刻馳獻請教伏惟留神省覽焉乃若山斗仰止之懐寒暄問訊之語不敢瀆陳明有專也統希台鑒幸甚

上褚愛翁撫臺

歲臘伏承寵問春初始得裁謝今忽入夏矣瞻依之懐彌切起居之訊闕然鄉者奏記中有少選專遣之文得無自食其言也乎臺下即不督過下悰沈鬱何以自宣兹特馳一介上候台禧用抒積悃淮水安瀾明德遠矣

萬家尸祝世世當不朽即今聖明眷倚旦晚間簡召秉衡自是羣望所屬無庸侈譚乃仁人君子在上萬姓之仰之也若嘉穀之有膏雨一日在事江淮一日之潤也民生利病孳孳不厭諏詢而地方隱瘼則何敢避再三之瀆不乘此時直陳於前乎昨永折一事業已上瀆清嚴數月以來百姓恤恤乎靡有底止此其情非敢隱國計而病公家也則有故矣蓋百姓之言曰連年苦水十無一稔利害與高寶與化共之即不蒙蠲恤顧未有驅

逺泰州而過為軒輊者今一旦擯其受水之實不使與高寶興化並論而且蒙以不水之名直令與通州江都同科此於名實之間固已不辨矣自兹以往凡遇河伯為殃將仍比於高寶興化為請寬恤乎則永折之議業先區以别之矣將遂比於通州江都無事瀆請乎則剥膚之灾必難比而同之矣失今不一自明將來無所告愬有委其田而去之請總歸興化版圖已爾信斯言也迫切至情安得不皇皇也不使甚哀憐之輒敢繪圖著

書以轉聞於臺下伏惟畱神幸察焉今道府難於覆請者大都以成議自限耳不佞竊謂事有定理議貴適宜如成議而盡宜於事理也可無更議如成議而於事於理未盡宜也即十易議庸何傷要惟大公無我計安民生而已今日之計無如請勘必得刺史君親詣下河盡高泰寶興鹽五州縣之境無一處不寓目為周覽其形勢辨識其疆界而後被水曲折之故可得其詳語具在論著中以備採擇夫泰州於興化一體也泰州受累於

興化則若敵國然興化往往不恤其隣災欲使之去巳糧則推以與人集中所以有正改漕兊之説也蠲恤與水利不可同日而語水利誠興蠲折可無事矣水利不興日蠲折何濟集中所以有農政專官之請也芻蕘之見顚誠不知何如然仰體臺下虚懐求瘼之至仁輒敢布其腹心如此惟台慈矜詧而貸其狂愚幸甚入賀之役當在夏仲晉謁臺端宜於此際不遠矣容面布區區臨緘不任徙倚戀慕之至

與勘河張洛源掌科

惟門下關中間氣宇內俊人典在諫垣侃侃風議一依於正直忠厚不佞即未登龍門而御李然已傾雅望而識世有韓荊州矣頃河淮弗順於軌陵寢震驚主上簡於衆得高明往任勘議當斯時也人謂門下秦産也於東南非素習河與淮未涉歷也羣議嚚呶聚訟之章幾於山積四方傾耳聽門下何以斷之已而分導之疏幾上具見確論民業不失望矣而最後定志責成一疏縷

縷數千言明淮必當合河入海高堰必當為淮南固守紛紛之議始定抑何其慷慨中機宜也歛衽環讀深為國議有人賀獨觀晤曠之原良工心甚苦哉其尤所嘆服者凡門下所以來為奉命勘河則安陵寢當第一義泗人訛傳遠近駭懼見稍不定誰能剖析其妄而略無所眩惑搖動其間哉門下明目張膽直論極言皆人所不敢出釋主上之疑闗橫議之口裔是以還治河有定論矣擔當負荷異日重器再為朝廷有人賀惟是淮南

昏墊漕隄頻決州縣患苦往往有不得盡達於當路者則前日永折之舉是已不佞以桑梓不勝哀憐畱都多暇日特為繪圖著書以申其說此與治河之議似不相關然而河渠水利兩者實相表裏善乎河臺之疏有曰淮南頻歲灾傷非必盡出於天由河不治耳誠有味乎其言之也今河治矣而水利不興貢賦不均奈之何其使斯民向隅而泣也輒敢以末議䭾使而獻之左右幸一寓目焉儻有慨然感懷者乎門下諫官也車轍馬跡

所至地方利病凡有見聞得具以還報天子諏謀詢度詩人所為咏皇華也漢長孺奉使河内見饑民能以便宜發賑活者數萬家矧地方在勘議之内而轉聞非便宜之假門下名賢當過長孺遠甚儻役罣鄉一操牘淮南百萬生靈二天之庇也然而非所敢望也僕久懐嚮往又天下事非一人家私事敢布腹心伏惟裁照

與楊華端鹽法

惟鹺政大計兩淮於天下為甲天子命驄馬使監臨之

幷漕儲河道吏治民生挈而畀之兼理焉厥任不稱甚
重哉臺下奉妙簡而來也葢羣望所歸屬云他可勿論
獨民生待命於河道今時利病最切葢漕隄頻年屢決
高泰寶興鹽五州縣仰而受其沈溺之害於今三十年
矣理窮數極當事者不得已為永折之議以救之高寶
興化業已奉題允而泰州雲霓之望非止嘆其不均而
已葢有被水之實而蒙以不水之名名實之際欲辨之
而無從也不佞因為繪圖著論佐父老曲暢其義以告

於當路仁人君子冀垂憫焉計臺下東巡其道塗必出安豐東臺之間此時日當於夏杪秋初之候常年河伯為殃此正其際矣儻命舟取道興化以及泰州於時展覽圖冊按而詢之當盡得其狀有如徼藉福靈萬一伏秋之水天幸不作然阡陌多沈於沮洳疆界不異於昭陽論中所謂不水之年猶水也不災之年猶災也益可知其十無一稔之由矣敢預成書以請伏惟留神採納地方幸甚至如山斗之仰嚮往之誠積衷有素瞻謁無由

有東鄉九頓首而已并乞崇鑒臨緘不任瞻依延竚之

至

簡陳楚石操臺

淮南之有洪水也自隆慶三年始今且三十年矣決隄

沈田無歲不患苦之夫隄内州縣可指數也乃有不盡

知於當路者因而𪉳折之請不均百姓皇皇即有控告

不得盡其曲折不佞不勝哀憐爲繪圖著論以代父老

之口昨蒙枉重略面陳其槩矣書成輒敢呈覽臺下肅

清江海鯨鯢遠遁赤子不有寧宇乎然外享清平之福而内廹沈溺之灾此一方者或亦臺下所軫念不以越俎而若為弗聞也伏惟留神省鑒幸甚

簡段穀菴廵江

維揚一郡高泰寶興臺下久所經歷之地也洪水為灾此四州縣者曽可軒輊乎使槩不蒙其蠲恤則已今蠲恤而又過為軒輊也不平之鳴何能禁之臺下昔父母今王父母矣覲風問俗無煩咨諏當具得其疾苦之狀

新刻奉覽其中反覆之詞雖似蕪冗然其憂之也切故其說之也詳閭閻不得已之情伏惟垂意幸督

簡黄同春屯馬

驄車新簡江北雖未奉有轍跡然照臨所被即幽潛闇曶庶幾耀於光明之下矣維揚高泰寶興均水國也連年河伯為殃迄無寧止頃者三方業蒙永折之請而一方偶不及也父老奚為後我之嘆不能自達不佞謹代為之言特以呈覽地方利病小民疾苦諒觀風者所樂

聞也儻蒙採擇當不以職事不相關而秦越之矣如何如何

箚馬步庭倉院

惟廣陵之賦漕糧與鳳陽米兼重昨以地方苦水鳳陽米業蒙前院陳筠荷老公祖具題稍從寛恤矣地方久而歌思比於南國甘棠近漕糧永折之議有所軒輊小民病其不均語具在圖刻中謹呈覽異日行郡縣執以問父老當備悉其艱苦之情也觀風者得無有痌瘝之

念乎不盡

與陳耐菴侍御

進者讀治河大疏於淮南利害明如燭照其列被水地方未嘗捐泰州不與也葢閱歷久則其聞見也必真聞見真則其稱説也自悉頃永折之議泰州不列毋亦未得於親歷耶百姓皇皇未已不使為繪圖著論佐父老控於當路惟門下於舊赤子加意必切專用請敎前疏有之矣其詞曰渠非袵席我者乎昔嘗視由巳溺矣夫

由溺之思衽席之庇豈以今昔有二心也儻蒙採擇淮南隄內一路均受其賜不特寶應一邑戴甘棠而已

再與蔣元軒代巡

前者著書上塵清覽尋鄉人有渡江來者傳聞士民呈詞業已行道府覆勘矣夫父老之詞不踰數行耳不惟紙上有不盡之情即臺下霽威延見問其疾苦頃片時數語不啻若自其口出也昨付之剞劂擬於萬言書以佐其鳴甚非得已臺下儻不屑越而寓目之乎不知有

當採擇否夫業蒙行勘當有定論道府兩公祖爲地方至仁也然不能不疑於先後異同而爲之躊躇也者不佞竊計天下事顚揆之天理人情何如耳如其理與情兩無拂也即永永不變可也如其理與情未盡宜也即十更之可也適以爲虛適以爲公適以見其無我先後異同何病焉或謂一事兩疏廟堂不相信乎則一在未勘之前前者未詳一在覆勘之後後者始確非比例而請也或謂告非其時姑俟諸異日乎則此一時也既責

其太急而不之聽彼一時也又責其後期而不肯從將奚適而可也若曰初失於議矣因是執有成心而遂終謂泰州不與興化高寶同也以實前言則非不佞所敢聞矣然不佞固諒道府兩君子必不爾爾今日之策必得郡守公親勘又必得盡下河五州縣之境盡勘而後曲折始無壅而不達之處渙然於先後異同之疑而慨然於先後詳略之故則一方幸收於桑榆而三方不偏於雨露斯大道之公已況自臺下為之地方本其所夙

按而真知萬萬與耳食者有間疏補撫臺之所未備又於異同之嫵更渾然其無跡也哉機不易投時難再遘士民是以如是其急也至農政專官之議其利有十漕兌正改之說其害獨偏此理數已極窮則變變則通之時也統惟詳詧寬其再三之瀆諒其迫切之情不倭幸甚地方幸甚續有書啓一卷請教并希鑒之臨楮悚仄

與劉豫川郡丞

惟河上之借重也有年矣躬自胼胝蒙被霜露勞苦而

功高平成永賴之績爛焉其為明德不已遠乎殊旌以
酬異等尋當有不次之擢矣日者輿化永折建議始於
歐陽尋又以高寶類議業奉題允浩蕩之恩三方民歌
舞之然不有向隅而泣者乎蓋高泰寶興一體也驅遠
泰州列於不水之鄉自今日永折始譬諸魯衛兄弟之
國也譬諸秦越仇讐之邦也以魯衛而等於秦越以兄
弟而剪為仇讎利害同而肥瘠兩視之欲其無咨不可
得已語具在集中謹獻以備河上清覽焉不佞又謂漕

隄以外得門下治之矣漕隄以内水利農政更得有專治之如門下者則民生兩利之道也由前之説則一州屬望於桑榆由後之説則一路均受其蔭庇惟高明力賛於當路以慰萬姓雲霓之望功德不朽臨楮不任瞻企

與徐躍玉司李

日法星蒞郡謁監司於海陵時不佞在里中亟擬摳趨登賀比報竣謁刻已在申質明則馬首西矣掉臂失此

良晤有懷歟然尋經邗水之上值車轍有事淮陰無由望見顏色豈喜御而登龍門固自有數耶門下清標邃學筮仕而提三尺側聞莅政恪而用法平然猶加意民瘼不厭咨諏蓋蔀屋之下無不仰日月而徹於照臨者曽亦聞年來河伯為殃之故也乎廣陵為州邑者十而獨高泰興寶居湖以東賦稅出於水中其利與害實相脣齒頃錮折之議遍及三方泰州不與焉百姓皇皇四走訴哀時直指公未入境需之至今不啻枯旱之望雨

也昨父老陳情而命不佞佐其說謹馳上記室惟仁人君子重哀憐之今郡守公化成心為太虛直指公聞疾苦若痌瘝必俱從門下問政一言贊助重於九鼎百萬生靈戴若二天謹因獻書之便附八行為介紹先通姓名於左右若其問起居而抒嚮往則少選齎捧之役當過里門伏謁且有日矣兹不贅陳統希崇鑒

與翁周楚大尹

日承枉重衡茅一聆謦欬匆匆遄發攀從者一夕之淹

未能也無何趨上豐芑矣亦不即脩咫尺之書相問耿耿如何門下雄文粹學筮仕郘陽雖百里非棲鳳之所而一方烱福星之照詎謂不儌有天幸哉側聞口碑推心保赤惟日孳孳斯其精神措注固已非簿書俗吏可同日語已須得水利圖說環而觀之厚矣哉仁人之用意也閭閻疾苦前有歐疏今有翁圖一時比兩公於召杜良非虛譽安得百子駿布在天下郘陽之民何幸焉泰州隣封也以門下仁心為質泰人即與人何問隣封

乃彩鷁從凌亭閣入泰州境見其沈溺之狀於興化有
兩否周環數百里於興化多寡分數若何竊謂借寇地
方宜無如門下日往來其間見之真切顧泰州不幸有
上河或亦門下所未察輒敢以近所著書奉塵清覽試
以上下河賦稅一相提而較泰州興化利害可分而兩
耶夫高泰寶興鹽五州縣一體也其在隄以內如人之
有五内也五内有一經受病未有各經不因而病者亦
未有調養四經而一經獨捐棄以為不須調養者今驅

遠泰州不與於水是五内獨遺其一則何以成身而謂人乎語具在集中惟門下弘一體之義賛助當路毋若敵國之有曲防秦人視越人之肥瘠則幸矣臨楮不勝大願

報里中士大夫

惟先達長者鄉邦耆蔡里人之困於水也與蠲折之不均也赴愬當路情固宜然惟老先生一言不啻重矣若不佞小子何能為役顱辱明命以桑梓之誼相朂即有

胸無心忍以綿薄自外高義陪京多暇日特著為書藉手以告之當路或萬有一之垂念焉謹具請正葢當路非有意為軒輕毋亦以上河之故掩而未察耳今圖以別之矣論以暢之矣使上下截然不相混也開當路之疑代小民之口庶幾有轉移之望乎區區管見如此并以報命惟我先達長者不吝類削而教之

報里中上舍及通學諸大

日在里中諸大聚族而及不佞之門也以鐲折不均責

之使言具見公舉脌父老渡江而來又辱手書諄諄懇
懇若不能一日安焉者夫國學鄉校公論所自出諸大
夫大義為鄉黨而又以大義責不佞夫不佞生於斯長
於斯將焉避之叨從薦紳之後所不與諸大夫同心者有
如日頃聞直指公按部凡厥冠裳亦既有呈矣不佞謹
摭拾諸大之緒論著為一書以上專使奉覽且以報命
其中論改兊亦甚詳葢與永折雖兩事然其關地方利
病則一前諸大言鄢者改兊已誤今再誤是又蹈覆轍

矣不容緩也是以并論著之惟諸丈所裁訂焉

報里中諸父老

留京去里門雖不遙然長江天塹何可勞衆父老遠涉而來耶昨承羣然而顧我邸舍也責不肖以桑梓大義不肖甚皇恐愧綿薄何能仰承諸父老之命然諸父老里中斑白不肯即安於家而奔走道塗跋涉江表其愛鄉里甚厚而望不肖最殷也則何敢辭惟不肖之受父書也廩於庠父老輸之幸而一第也兩有坊父老又為

我助喜而迎之此纖毫皆朝廷之恩抑纖毫皆父老之賜也其何敢忘今日之事使隱正賦而損公家徒狥父老之請上欺朝廷下要譽於鄉黨朋友義之所不敢出也不幸而頻年重災流離轉徙迄無寧止其狀乃不得盡知於當路嘆覆盆而泣向隅父老之情亦孔棘矣使主上聞之恐亦動念以吾從大夫之後不體朝廷愛民之意而徒退託以拒父老之請心之所不忍恝也茍可裨於桑梓曾何愛於髮膚念父老控於當路詞或不能

達意而又怵於威嚴口逡逡不能道詞謹述父老之旨而著之書以代父老宣言今特傳覽夫以一州百萬生靈當路豈有意棄置之天誘其衷豁然興泰一體之誼為拯民而出於陷溺猶反手耳惟父老其安意待命焉毋徒自苦為也

再與郭一陽太守

前者著書上塵記室書發之二日鄉人有至留都者傳言直指公按部時臺下正臨泰州士民以永折事具告

臺下謂此非告災之時也士民何急急乃爾此豈臺下
有意拒士民之請哉謂非其時則誠然矣非其時而欲
官府再議則誠難矣士民亦豈不諒臺下之心而體其
難處之情哉第所謂非其時則似猶謂偶災者言耳是
臺下終不信泰州同於高寶興化而列於常災之地方
也以愛民懇切如臺下千載一遇而泰州獨不見信於
臺下也則豈非泰州萬民之命致然哉夫永折之議原
起於興化歐陽尹彼一縣之主專為一縣則然臺下一

郡之主也不可同日語矣但度臺下之意先後異同雖於覆請不無費躊躇者不佞終夜思之不若以高泰寶興遇水則改折遇不水則仍舊而後各得其平無不均之嘆也何也葢大水之年同災矣高寶興化獨蒙蠲恤之恩泰州將曰彼災則恤也我災則厲也欲無怨焉不可得巳不水之年同熟矣高寶興化猶然享蠲折之利泰州將曰彼今熟也尚爾蒙恤我昔災也何乃為厲欲不追怨焉亦不可得巳則何如以高寶興化熟年之蠲

折而移為泰州災年之蠲折也豈不兩平而無憾也哉由斯以言不若槩不永折之為平也此後仍視水與不水之年臨時酌量具題則災有寬政熟無損國兩利之道無便於此矣此一策也不然者請以泰州近代興化正兌一萬五千改還而相與易焉蓋正兌折也改兌亦折也興化業永折矣何必分正改稍為泰州甦倒懸之苦亦自公平此一策也又不然者請以一府改兌見存七千石為泰州易正兌而通融之此自漕司酌派無煩

題請一轉移之間而糧無失額民獲昭蘇無不可者此又一策也以此三者更議儻無先後異同之嫌否乎竊謂同其害者亦當同其利此兩州兩縣不可岐而二也管窺之見如此惟臺下幸熟察之不佞千戶所籍也於州民無相干涉先人遺有薄田强半在上河其在下河者止七頃二十七畆坐秋米十一石四斗有奇年該納銀十一兩四錢有奇三十年來曽無顆粒之入賠過糧銀通計三百五十兩有奇以不佞一人如此則編户一

百五十二里者可知矣以七頃有竒如此則三萬四千餘頃者可知矣以十一石四斗如此則五萬二千三百者又可知矣以不佞叨有禄食納不耕之税自量此生尚能堪之其他細民惟見流離轉徙日不聊生而已惟是不佞親甞其甘苦故言之親切而有味耳昔坐中有譚虎者一人怡然一人色變則遭與不遭之殊也不佞固譚虎而色變者也以此深知細民之痛毒不啻倒懸故因父老之請敢布腹心若曰以此七頃之田而自為

求恤之計則惟天日共鑒此心不敢欺也若曰避此七
頃之爊而不恤桑梓之急則亦惟天日共鑒此心不忍
恝也放筆無倫狂愚已甚幸台慈曲貸而諒其心焉昔
韓愈有言惟閣下可以聞此言惟愈於閣下可以此言
進葢進言之道視其人何如耳竊覯臺下具大公之度
而有咸虛之量好善如不及從善如轉圜不使仰止有
日矣何可當世而失諸侯自不使之進此言也雖為泰
州一隅然而實非一家私事也自臺下之聞此言也雖

止泰州一事然而實係一郡政體也且也非特一家一郡而已天下為公之道亦若斯矣夫立人達人不佞學而未能萬物一體臺下擴而愈大異日即當軸秉衡自無難處之事不佞守下赤子謂於臺下無一言之益不可也惟仁人君子遷思回慮是究是圖即不然亦聽懋寘之若狂愚之辠容日負荆九頓首請謝不宣

通學告兌糧呈

泰州儒學廩增附生員劉巖張愛鄭浙等具呈為兌糧

坐派不均貽累乞速改正以除積弊以甦民困事竊照揚州一府所屬高郵等十州縣原額秋糧米共計二十一萬八千九百有零每年額設起運正兌米六萬石改兌米三萬七千石本府每遇徵收之時各照州縣之原額分派正改之多寡歷越既久未聞變更如泰州原額秋糧五萬六千三百石以數計之當一府總糧四分之一以兌運言之該派正兌一萬五千之多比之隣境獨為加重苦於定額不敢告辭先年本府分糧俱照舊例

公派或歲凶而為之量減或歲豐而為之量加雖有通融之時不致偏累之甚百年奉例輸納見存由票可查近自嘉靖三十年後驟加本州正兌米二萬九千六十一石不知何故派单到州百姓驚駭即時具告有案在房不意此後連歲倭警地方有事之秋因仍不改歲為定例迄今一十餘年受盡萬分困楚纔一通查始知為興化盡行改兌苦泰州盡坐正兌各州縣正兌仍照舊額不為興化而代賠各州縣改兌因得通減反借興化

以攘利獨厚一縣偏累一州切思一府正兊不過六萬石本州一處獨當其半八州縣共分其半一府改兊不過三萬七千石興化獨得三萬九州縣共得七千其偏重不均之弊不應什百千萬之殊若三十年以前原此額派則亦何辭令不係原額一旦加徵彼八州縣種輕糧之田乃夤縁以減改兊之輕稅泰州同興化之水反額外代彼正兊之重糧有天無日不均之恨何自而平也况連年大水顆粒無收人户艱難逃移過半私慮本

分之糧尚恐輸納不前再加額外之派豈能須臾可活
巖等久抱向隅之悲深切呼天之痛激切陳情萬不獲
已伏乞軫念疲敝之極大開蕩平之塗查算州縣額例
國初迄於嘉靖之年原無偏重一旦變更萬民貽害懇
復原額務使公平各守成規永無紊亂庶常賦之供人
心悅服於無偏而垂死之民性命稍全於旦夕矣嘉靖
四十年二月日

槩州告永折呈

泰州里老細民葉政丁濱等告為一方極天寃枉匍匐控籲懇乞垂恩急救百萬生靈事竊照泰州田糧坐派秋米五萬有零盡屬下河在高寶邵伯湖堤之内地形如釜每遇堤決并減閘水灌盡行渰沒與興化一望共成汪洋譬之人身高寶為入水之喉興泰為灌水之腹自隆慶三年以來堤無歲不決閘無歲不減田沈水底民窮刻骨死亡逃竄十室九空節節蒙上司憐憫凡遇捐賑與高寶興化一視同仁節年成案歷歷可查今年洪

水泛溢十分災傷已經委官踏勘申報在卷日望恩恤如農望歲近蒙天臺軫念湖内地方將高寶興化議改永折獨遺泰州萬户聞之驚惶號泣俱不欲生日月遺照覆盆含寃雨露獨偏向隅抱痛三方何幸一方何辜若謂州治高阜與興化不同則錢糧出產原坐湖内不在州治若謂地坐偏僻與高寶有異則錢糧輸納原出田土不在衝繁況一府漕糧泰州獨居其半比之高寶興化更屬繁苦今反不得與彼三州縣地方同議永折

此萬姓洶洶腐骨痛心極天寃枉死不瞑目若不冒昧陳情下民迫切上天何知懇乞大開惻隱通查受害地方事同一體暫停疏議特委府縣廉能官員親詣踏勘是否田坐湖内壤接三方使覆盆之冤得覩天日同光向隅之悲獲蒙雨露齊潤半詞涉虛寸斬甘戮為此萬分激切拚死匍匐連名哀哀上告萬歷二十三年八月日

書兩呈詞後

右兩事兩呈俱泰州民瘼最鉅者當時士民呈詞不能
盡録録此兩者以互見云夫泰州為興化代正兌至不
均也興化以正兌移泰州盡從改兌而改兌復從永折
并高寶亦比例焉泰州獨見擯棄至不均之中又不均
也當路念興化厚矣然苦泰州特甚竟不知前時題奏
改兌之疏何以措詞而議之士民至今以不得一見為
恨因竊意漕糧正兌改兌之派原係漕司臨期調劑或
其時在事者專厚興化暫為那移未經題請因泰州不

知其故為可欺遂年年照派不復變耶迨士民覺之則已官更時改後事者置之不問矣蚩蚩之民則如之何今理數已極傳曰天道十年則亦周矣人事十年則亦變矣況三十年為一世又況今重以永折之議乎士民呈中嘆極天冤枉欲相忘於無言不可得也縱士民不言當路獨不一念乎何可曰久則難變而置之秦越也藉令今日士民終不言積而多年則又將曰久則難變矣嗟乎當其時而言之也則曰業已成矣姑俟後議不

聽後其時而言之也則曰前事久矣何不早議又不聽呼天而天聽則高吽閽而閽路則遠如之何可也泰州將終於覆盆不睹日月而見青天矣此今日士民之所以望皇帝不倦之所以捐俸而灾木以代為之說也不得已也詩曰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夫不倦誠憂之則何求